皇明從信錄

皇明從信錄卷之五

東莞 陳 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庚戌洪武三年

正月追封外王父為揚王。立廟京師。上親祭之。

王姓陳。維揚人。未詳其諱。宋季隷籍軍伍。從張世傑扈從祥興帝駐南海。至元己卯春世傑兵潰。歿上卒多溺死。王幸脫。糧絕。同行者計烹髑髏山死馬。王疲極輒晝仆地睡。夢一白衣謂曰。汝慎勿食馬肉。今夜有舟來載也。既又夢如初。至夜將半。夢中恍惚聞櫓聲。有衣紫衣者以杖觸王曰。舟至矣。王驚寤身忽在舟中。見舊所事統領官。時統領已降於元。元將畏舟壓。凡附舟者擲弃水中。統領憐王。亟藏之舟板下。日取乾糗從板隙投之食。居數日。忽颶風撼舟。元將大恐。求巫。統領知王能巫。遂白而出之。王仰天叩齒。若指揮鬼神狀。風濤頓息。元將喜飲食之。至通州送之登岸。王歸淮揚居盱眙津里鎮。王生二女。長適季氏。次即 皇太后。晚以季氏長子

尚志翊城許九載來宋濂曰王之平生不可知即此沛天之誥則其積蓄之深厚可想矣是宜廢鍾　聖女誕育　皇上以啓大明億萬年無疆之基嗚呼休哉

議出師征沙漠命大將軍徐達率諸將由陝西出征王保保李文忠爲征虜左副將軍同趙庸出北平攻元上都○禮部奏定朝日夕月禮稽古者朝日壇宜築于城東門外高八尺夕月壇宜築于城西門外高六尺朝日以春分日夕月以秋分日星辰則祔祭于月壇從之○遣使往安南高麗占城祀其國山川仍命各國圖其山川及摹錄其碑碣圖籍付使者還○吏部奏凡庶官有罪被黜者宜除廣

漠北之師未似從者之取未一舉居兩見

東儋崖等處。上曰前代儋崖在化外，以處罪人，朕今天下一家，何乃爲此，若其風俗未淳，更宜擇良吏以化導之。豈宜以有罪人居耶。○命制四方平定巾。

二月北平守禦華雲龍攻下雲川，獲元平章大兒忽答右丞相哈海等。○大同守禦金朝興取東勝州，獲平章荊麟等十八人。○上行後苑，見巢鵲哺之勞，曰禽鳥且爾，況人毋子之恩乎。令羣臣有親老者許歸養。○追封故元帥郭子興爲滁陽王，立廟滁州，命有司致祭。

三月詔再免山東河南北平三省及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滁和郡年稅糧，其徽州池州廬州金華廣信嚴州衢

其說是也
之類屬度
無苛加賦
用已何如
敬

附蘆州饒州等九郡以次歸附供給亦爲煩勞今年糧稅亦與俱免。

鄂州知州蘇璹言時宜三事一屯田積粟以備進篤一選股肱重臣以分鎮要害一招撫耕種以實中原命中書參酌行之。

諸郡富民入見諭以循分守法孝敬和睦周給遜順之道賜酒食而遣之

薛應旂曰開禧叢政十有二一曰安富孟子曰有恆產者有恆心我 祖所以加意于富民而復戶人才亦擇而官之也若爲富不仁者則固別有所處矣後之爲政者不富不貧固爲不肖其有過嬌者則又不問善惡推於富者則摧折之恐非先王安富意也

湖廣慈利土酋覃垕連結諸洞蠻爲亂命楊璟帥兵討之

勑諭璟曰蠻賊恃山溪險阻出沒無常若誅其黨必深入山谷損傷士馬所得不足償所費擊之使遠去不令出擾州縣可也不必窮其巢穴璟進兵賊衆敗走乘勝追至其寨山勢險峻三面陡絶下俯江水一面僅有路纔通一人官軍不能上羅崖乃遣人詐降璟使部下黃永謙往報爲崖所執盡知我虛實拒守璟欲爲持守計來請軍餉 上遣使讓之限以日月平城璟懼督諸將士力攻之賊遁入溪洞官軍乃還○大同守將汪興祖克武州朔州獲元知院馬廣等六百人

丙戌朔對建諸王告太廟禮成宴羣臣於奉天門及文華

嚴○上曰先王封建上衛國家下安生民周行之而久遠秦廢之而速亡漢晉以下莫不皆然其間治亂不齊特顧施爲何如耳封諸王詔曰朕閱古昔皇帝之子居嫡長者必正儲位其衆子當封以土爵分茅胙土以名其國朕今有子十人即位之初已立長子標爲皇太子諸子之封本待報賞功臣之後然尊卑之分所宜早定乃以四月初七日封第二子樉爲秦王第三子棡爲晉王第四子棣爲燕王第五子橚爲周王第六子楨爲楚王第七子榑爲齊王第八子梓爲潭王第九子杞爲魯王第十子檀爲蜀王侄孫守謙（文正子南昌王太孫）爲靖江王皆授以冊寶設置相傳官屬○以危素

危素之謫 此謂于蔡 亦之可並

爲弘文館學士未幾謫居和州

素撫州金谿人字大朴與同邑黃學字殷少少同學元至正末素累官至翰林學士承旨學爲待制徐達下燕京下令元臣咸輸告身素與學約死于難學從人張乍勸學勿死學不從允投居賢坊井中死素走所居報恩寺亦欲投井寺僧大梓挽出之謂曰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亡國史也遂乃以素歸 上雅聞素名仍命爲學士一日 上御東閣閣側室靴聲素至履聲橐橐徹簾內詔問爲誰對曰老臣危素 上曰是爾耶朕將謂文天祥耳素惶懼頓首流汗浹背 上曰素元朝老臣何不赴和州看守余闕廟去遂有是謫 上初用素雖以文學備顧問心實薄其爲人至是既忤旨責令守闕廟以愧之素至和踰年憂懼而死

按一統志有蔡子英者河南永寧人元末來進士累遷顯官元兵敗子英單騎走關中入南山大軍圖形求之械送京師釋之授以官不受退而上書大畧謂臣之事君猶女之適人一女之醮終身不改事君之道一食其祿終身不貳 朝廷重之命館於儀曹日夜大哭不止人問其故子英曰思舊君耳上知其志不可奪遂送之出塞

戰之失節其英爽亦死矣

詔開科取士。定科舉格。初場各經義一道、四書義一道、三場論一道、詔誥表箋內科一道、三場策一道、中式者後十日以騎射書算歷五事試之。○改濠州為中立府、定為中都、築新城在臨濠舊城西二十里、城內營皇城宮殿、立郊廟社稷、置文武公署、一如京師、以羣臣言臨濠帝鄉、可建都也。○禁蒙古色目人更移姓氏。○遣使賚書與元主曰、前者兩致書于君、而使者久不還、豈君尚以往昔君民之分、謂不當相與通問邪、是大不然、君者天下之義主、何常之有、顧人心天命何如耳。今日之事、非予所欲、實以四方

兵爭所在紛擾斯民無主不得已而提兵一起薄海歸心此誠天命非人力也君其奉天順人遣使通好庶幾藉我之盛彊號令其部落尚得收養於近塞以奉宗祀若計不出此猶欲以殘兵出沒為邊民患則予大衆六師深入沙漠君將悔之無及矣近北平守將以雲中所獲僞平章火兒忽荅右丞哈海等八人至京詢之皆君倚任之人是用待以不死再令齎書詰前惟君其審圖之○安南使臣杜舜欽以其王陳日煃卒來告哀請命 上素服御西[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名舜欽入見親製祭文命翰林編修王廉往祭既至其國君陪臣出迎于郊議授受之禮往返數四不決廉還

尊號遣將奉御製文於龍亭迎入其殿別設日煃靈位于殿前廡南面布宣之其君臣拜伏以聽成禮而退○元餘孽四大王寇武州　桂真猜擇鄧亨追至龍尾莊獲其[illegible]大王脫忽的帖木兒送京○徐達大破王保保兵于定西古城獲王公百餘人降眾八萬斬首二千級獲輜重駝馬不可勝計王保保絕塞而遁是役也都督孫興祖力戰死於五郎口右丞胡德濟失利大將軍執其部下千百戶十餘人皆斬之械德濟送京師　上念其舊勞特命宥之仍遣使諭達曰胡德濟臨事畏縮將軍不以軍法從事乃械送京師請朝廷治之將軍欲效衛青不斬蘇建獨不聞穰

大公至正之論

臣之待罪貫兵。軍中有犯。悉歸之朝廷。則將軍之威玩而號令不行矣。胡右丞之失律。正當就軍中戮之。足以警衆。所謂閫外之事將軍制之。若送至朝廷。朝廷必議其功過。又非閫外之比矣。彼嘗有救信州之功。守諸暨之勞。故不恐加誅。思將軍緣此緩其軍法。是用遣使即軍中諭意。自今務成克厥愛。毋事姑息。孫興祖事聞。上甚悼之。追封燕山侯。塑像祀于功臣廟。

劉基嘗言于上曰。臨淮雖帝鄉。然非建都之地。王保保雖可敗。然未易輕敵也。至是孫興祖抑德濟師失利。王保保走沙漠。不知所終。鳳陽雖嘗營中都。而本不居。皆如基言。

參政文忠等師出野狐嶺。降其守將。至察罕腦兒。擒其平章

祝真失白海之子孫[illegible]也元太尉蠻子平章沙不丁[illegible]只八剌等拒戰敗之進攻紅羅山楊思祖等一萬餘人請降遂進次開平獲元平章上都罕等知元君于本月廿八日以疾殂于應昌麻文忠等進襲應昌克之獲元君之嫡孫買的里八剌及后妃諸王并寶玉金寶玉冊大圭玉鎮圭玉璽玉斧元太子愛猷識里達臘僅脫身遁追之不及過中興擒元將江唐國公降其衆三萬七千又至吉脫孫追太尉蠻子翼擒元平章伯荅兒獲馬駝無算朔庭遂空是役也指揮孫虎戰死洛馬河事聞追封樂安郡伯

五月徐達遣鄧愈招諭土蕃自將取慶元（）徐達等定西

渊源豈由之思與

此典曾行至今不能無幸何耶

旋師乘勝取鳳州、生擒李參政等二十餘人、遣友德爲先鋒、自秦州南出一百八渡、克略陽、擒元平章蔡琳、遂入沔州、又令指揮金興旺、張龍分領一軍、由鳳翔入連雲棧、攻取漢中、守將劉思忠、知院劉處祚以城降、留龍與旺鎭守、達還軍西安、○詔給存恤之祿

國初所設都先鋒、各翼大元帥都尉陣亡物故無子孫承襲者、其父母及妻給祿養之、無俾失所、

令天下郡縣設義塚、禁止江西等火葬水葬、凡民貧無地以葬者、所在官司擇近城寬濶地立爲義塚、敢有狥習元人焚弃屍骸者、坐以重罪、命刑部著之律、

雙槐歲抄云、太祖與學士陶安登南京城樓、聞哭聲、安曰、古有掩骼埋胔之令、推恩及于枯骨、

聖恩深厚
通免逋而
用無不催
小戶官民
俱困而存
無救于窮
之何哉

殺哉猿猴撫哉笑之而殺者於水中於心何忍注曰是至
理道之訓也自是王師所臨見者皆必擇之而後起
是乃今我 聖祖
可謂體天地之仁矣
著令嚴宮闈內外出入之禁○上以先王射禮久廢弧矢
惟習於武夫至是詔太學及郡縣學諸生習射○夏至祭
地於方丘○定服色之制
夏尚黑商尚白周尚赤秦尚黑漢尚赤唐
服飾尚黃旗幟尚赤從禮部議如漢尚赤
戶部奏蘇州連逋三十萬餘請論守臣罪 上曰蘇州歸
附之初軍府之用多賴其力今積二年不清民困可知若
遽其官必責之於民民畏刑罰必傾貲以輸官如是而欲
其生遂不可得矣其并所逋免之○詔定鎮海濱城隍諸

神名號如水則以本名稱其神城隍則稱其府其縣城隍之神以前代加封號為非也

夏久不雨　上憂之乃擇日躬自禱祈至期四鼓　上素服草屨徒步出詣山川壇設藁蓆露坐晝曝于日頂刻弗移夜臥于地衣不解帶　皇太子捧楹進農家之食雜麻麥菽粟凡三日既而大雨四郊霑足

六月命都督張溫兼陝西行都督府事入謝　上諭之曰卿蘭州之捷可謂奇功矣夫將帥之道有功不伐則功益顯恃功驕恣則名益隳是故惟仁者不矜其功而智者克成其名仁智兼全所向無敵若乏仁寡智雖有勇敢之士

寵稱奉爰旌也古者仁智之將撫摩安輯見情違變坐謀制勝以樹勳立名于當時者國家莫不倚重之功名始終萬古不朽其餘悍驕恣橫者及其成功之後即復縱肆以致敗亡此蓋勇力有餘而仁智不足故也古稱高而不危滿而不溢又曰功蓋天下守之以謙彌能守此則可以長保富貴矣○文忠捷至時百官奏事奉天門聞元主殂遂相率稱賀　上曰元主守位三十餘年荒淫自恣遂至于此因謂劉炳曰爾本元臣今日之捷爾不當賀因命禮部榜示凡北方捷至嘗仕元者不許稱賀

太祖褒嘉聲延攬英雄不問其類而於節義所在特加之意故干戈未定而余闕李黼之死建祠肖像推恐或

後北方捷至任元者不許稱賀其扶植綱常昇養節氣而為舊世人臣立極矣服顧一時左右之難淇哉既而兆文之併遂多死難之士感應之機眞捷若影響矣

詔示迤北臣民曰朕即位之初即遣使往諭四夷高麗古城交趾皆已來表稱臣惟沙漠之地尚未往報蓋因庚申之君擁殘兵於應昌故爾今彼祿位既終人心絕望詔書到日凡迤北各枝諸王各軍馬頭目人等並依職來朝或遣使歸順當換給印信還領所部居本地羊馬孳畜從便教養朕既為天下主一視同仁華夏無間詔書到日敢有違者必大舉六師以清沙漠毋或執迷以貽後悔○中書省暨李文忠所奏捷音榜諭天下 上見有修大之詞[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職[illegible]爲宰相嘗法古昔致君於聖何乃習爲小惠浮薄之言不知大體夷加詆謗元雖夷狄君主中國且將百年朕與卿等父母皆賴其生養元之興亡自是氣運於朕何預而以此張之四方有識之士見之口雖不言其心未必以爲是也改之○李文忠遣送元主孫買的里八剌等至京師省臣楊憲等請獻俘于廟 上曰古者雖有獻俘之禮武王伐殷曾用之乎憲曰武王事不可知唐太宗嘗行之 上曰太宗是待王世充若遇隋之子孫恐不行此禮元雖夷狄入主中國百年之內生齒浩繁家給人足朕之祖父亦預享其太平雖古有獻俘之禮不忍加之只

仁之字柔
一蓋丹無
向於矣

令服本俗衣以朝。朝畢賜以中國衣冠就令謝恩復謂宦
曰故國之妃朝于君者。元有此禮不必效之但令服本俗
服於中宮朝見見畢賜之中國服亦令就謝賜賞的里八
剌第宅于龍山封爲崇禮侯○頒平定沙漠詔於天下○
上與侍講學士危素論宋元興替素因言元世祖至元間
胡僧嗣古妙高欲毀宋會稽諸陵時夏人楊璉眞伽爲江
南總攝奏請如二僧言遂發諸陵取其金寶以諸帝遺骨
瘞於杭之故宮築浮屠於其上以厭之又截理宗頂骨爲
西僧飲器天下聞之莫不傷心 上歎息久之謂素曰宋
南渡諸君無大失德與元又非世讎元旣乘其弱取之何

聖王之世
地不遺利
民不廢生

乃獲[illegible]齡如是耶即命北平守將吳勉訪頂骨所在果得諸西僧廬中命有司厝於京城之南至是紹興府以永穆陵圖來獻遂勑葬于故陵○山西行省言大同糧儲路遠費重若令商人於大同倉入米一石太原倉入米一石三斗給長蘆淮鹽各一引引二百斤則轉輸之費省軍儲之用充矣從之○上諭中書省臣曰蘇松嘉湖杭五郡地窄民衆細民無田往往逐末利而食不給臨濠朕故鄉也田多未闢土有遺利宜令五郡民無田產者往臨濠開種就以所種田永爲己業官給牛種舟糧資遣之三年不徵其稅於是徙者凡四千餘戶○遣使訪歷代帝王陵寢

七月偽夏吳友仁寇漢中守將金興旺張龍擊却之友仁
復來攻興旺面中流矢拔矢復戰斬首數百級時守兵甚
寡斂軍入城遣使間道走寶雞請援友仁攻益急興旺發
巨礮擂石敵兵多死傷者大將軍得報即令傅友德領兵
夜襲木槽關中山嶺令軍中人持十炬燃於山上友仁軍
大驚乘夜遁去○詔諸儒修大明集禮先是上以創業之
初禮制未備勑中書令天下郡縣舉素志高潔博通古今
練達時務之士禮送京師纂修于是各該有司舉到儒士
徐一夔梁寅周子諒等十餘人命與修元史諸儒曾魯王
充寬胡翰陶凱等同纂修其書以吉凶軍賓嘉及冠服車

輅儀仗鹵簿字學樂律六者爲之綱凡升降儀節制度名數纖悉具備書成凡十五卷○部禁民僭侈○部戶部籍天下戶口置戶帖書各戶之鄉貫丁口名歲以字號編爲勘合用半印鈐記籍諸部帖給於民令有司點閘比對有不同者問發充軍官隱瞞者處斬○建諸王府○翰林學士宋濂待制王禕失朝降爲編修○以劉基爲弘文館學士○以翰林應奉陶凱爲禮部尚書○中書省左丞楊憲以罪誅

按憲入中書欲盡變省中事凡省吏一切罷出更用新設因欲擅權乃創爲一統山河花押示僚吏以與從遷翰林編修陳栐賀曰押字大貴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者也憲大喜即奏栐爲翰林待制陰令御史劉炳誣

奏侍郎左安、上覽之、下炳獄、炳吐其實、劉基併發其奸狀、上怒、按問憲與炳皆伏誅、

宋濂王褘等進續修元史、

八月都督康茂才從征漢中卒于道、上聞訃、震悼、追封蘄國公、親臨奠祭、○大將軍遣師諸將西征土蕃、克河州招諭土蕃元帥何鎖南普花兒只等、皆納印請降、追元豫王至西黃河底、黑松林、殺阿撒禿子、於是河州以西甘朵烏思藏等部來歸者甚衆、征哨極甘肅西北數千里、始還、○爪哇國西洋鎖里國、各遣使來朝貢、○賜民椽民樸、

凡江南諸大家悉徵赴闕、廷親詢諭之、自天地陰陽性命仁義古今治亂盛衰紀綱法度風俗政治得失之故詳辨精徹、千百言、又恐其遺忘、令詞臣錄為書、以衆本分賜之、

禮部尚書陶凱等請進膳舉樂、上曰、古之帝王德隆治洽、熙然太和、日一舉樂、似未為過。今天下雖定。人民未蘇、北征將士、尚在暴露、朕宵旰憂勤之不暇、而可自為逸樂哉。不許。

九月詔翰林侍講學士魏觀、自今太廟祝文、止稱孝子皇帝、不稱臣。凡遣太子行禮、止稱命長子某、勿稱皇太子。著為令。○廣西行省參知政事蘇遜卒、追封安遠侯、上親為文述其功、遣人祭之、

十月以湖廣左丞周德興為征南將軍總兵、討慈利土酋覃垕、垕遁去、○改司天監為欽天監、○遣使致書元太子

大封功臣

愛猷識理達刺曰君之將擴廓帖木兒自太原奔潰後今年四月七日復大敗于定西遁去已命將追捕旦夕必擒近獲徹里帖木兒乃君舊所用人特令致書適元史告成朕以令先君為三十餘年之主不可無謚以垂後世用謚曰順已著于史君之子買的里八刺亦封崇禮侯歲給食祿及其來者與之同居無恙但不知君之為況何如進退之間其審圖之

十一月壬辰左副將軍李文忠等班師凱旋至龍江　車駕出勞于江上○時大將軍徐達等征西師亦旋丞相李善長率百官上表賀丙申詔大封功臣命大都督府兵部

錄、虛著將功績、吏部定勳爵、戶部備賞物、禮部定禮儀、工部造鐵券、翰林院撰制誥、丁酉、　上御奉天殿、　皇太子親王侍、丞相率文武百官列丹墀左右、召諸將諭之曰、汝等咸聽朕言、今日定封行賞、非出己私、皆放古先王之典、籌之二年、以征討未暇、故至今日。其爵賞次第、皆朕所自定。至公無私。如左丞相李善長、雖無汗馬之勞。然事朕最久、供給軍食。未嘗缺乏。右丞相徐達、朕起兵時、即從征討、摧堅撫順、勞勛居多、此二人者已列公爵。宜進封大國以示褒嘉、餘悉據功立封。書云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今日所定、若爵不稱德、賞不酬功、卿等宜廷論之、無得復有後言

乃進封李善長太師韓國公食祿四千石、徐達太傅魏國公食祿五千石、封常遇春子茂鄭國公、李文忠曹國公、馮勝宋國公、鄧愈衛國公並食祿三千石、封湯和中山侯、耿炳文長興侯、吳良江陰侯、廖永忠德慶侯、傅友德潁川侯、趙庸南雄侯、楊璟營陽侯郭興鞏昌侯、顧時濟寧侯、吳禎靖海侯、唐勝宗延安侯、陸仲亨吉安侯、費聚平涼侯、周德興江夏侯陳德臨江侯、華雲龍淮安侯、胡廷瑞豫章侯、朱亮祖永嘉侯、韓政東平侯、俞通海南安侯、康茂才子鐸蘄春侯並食祿一千五百石、王志六安侯、鄭遇春

滎陽侯、曹良臣宣寧侯、曹彬宜春侯、梅思祖汝南侯、陸聚河南侯、並食祿九百石、華高廣德侯、食祿六百石、並賜鐵劵、子孫世襲。李善長賜號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徐達而下並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封汪廣洋忠勤伯、劉基誠意伯、食祿二百四十石、爵止其身、不世襲。餘功臣授都督指揮等職有差。是日也、仍徧賜諸大臣功臣綺帛。惟李善長、徐達賜文綺及帛百匹、其餘有差。○追封故功臣馮國用郢國公、俞通海虢國公、丁德興濟國公、加封耿再成泗國公、

按鐵劵之制、其形如瓦、面刻誥文、皆鐫免罪減死、俸祿之數、守嵌以金、一時功臣鐵劵數十、其文不能悉錄、姑

錄李善長一券以表其所以爲助首云朕嘗古帝王之成大業者賞由天假英賢以輔之故威德加于四海而天下定矣朕自起草萊提三尺劍率衆數千居群雄肘腋間未有定期而善長來謁轅門傾心協謀從渡大江于是定居建業威聲所至無不來附不一二年間集兵數十萬東征西伐日不暇給爾獨守國轉運糧儲供給器仗未嘗缺乏況剸繁治劇和輯軍民無有怨詞之言此上天以授朕朕獨知之而人人未必盡知也昔者漢蕭何有饋餉之功千載之下人皆稱焉比之于爾蕭何未必過也今天下一家爾年已高朕無以報爾是用加爾爵祿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疏愚皆遵前代哲王之典禮茲與爾誓除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勳嗚呼愼始如終以作義忠孝訓其嗣人必圖後輸與國同久庶不負爾之前勞豈不偉歟○初欲製鐵券而未有定制聞台州民錢允一者吳越忠懿王鏐之裔家藏唐昭宗所賜鐵券遂遣使取之準其式而加損益高廣有差第爲七等剖而爲二一畀功臣一藏內府有故則合之以取信

封汪興祖爲東勝侯既而人有言其過者上宥而弗問

緣弗與誥券、俾與職都督、遇有征伐、自效以圖實封、與祖廬州合肥人、張德勝子、○優待諸降臣李思齊、潘原明、李伯昇、王溥等、並食平章祿、不署事、子孫世襲指揮同知等官、

十二月、薛顯封爲永城侯、時顯有專殺之罪、 上亦不與鐵券、惟賜文綺帛六十匹、俾居海南、 上召諸將諭之曰、自古帝王有天下、爵賞以酬功、刑罰以懲惡、故能上下相安以致治也、卿等明聽朕言、昔漢高帝非有功不侯、所以重封爵也、而功不免於誅戮、侯君集有功於唐、犯法當誅太宗欲宥之、而執法者不可、卒以見誅、非高祖、太宗忘功

臣之勞也由其恃功驕恣自用于法耳今右丞薛顯昔自盱眙來歸朕撫之厚而待之至推腹心以任之及其從征討皆著奇績自後破慶陽追王保保戰賀宗哲其勇畧意氣迥出衆中可謂奇男子也朕甚嘉之然爲性剛忿朕屢戒飭而不能悛至於妄殺胥吏殺獸醫殺火者又殺馬軍此罪難恕而又殺天長衛千戶吳富此尤不可恕也富自幼從朕有功無過顯因利其所獲孳畜殺而奪之朕欲加以極刑恐人言天下甫定即殺將帥欲宥之則死者何辜今乃論功封以侯爵謫居海南分其祿爲三一　以贍富之家並　以賜馬軍之家一　以養其老母妻子庶幾功過不相

權。而國隨以廢也。若顯所為。卿等宜以為戒。 上大宴羣臣。宴畢。因語之曰。天下大業。以艱難得之。必當以艱難守之。卿等今皆安享爵位。不可忘艱難之時。人之常情。毎謹于憂患而忽于晏安。不知憂患之來。常始于晏安也。今日與卿等晏飲極歡。恐久而忘其艱難。故相戒免。明日。徐達率諸將詣闕謝。 上退御華蓋殿。賜達等坐。從容語之曰。曩者與卿等初起。本圖自全。非有意於天下。及渡江以來。觀羣雄無救民之心。徒為生民之患。若士誠恃其財。富侈而無節。友諒恃其兵强。暴而無恩。朕獨恃卿等一心。共濟艱危。初與二寇相持。人有勸朕先擊士誠。以為士誠門近

附書二人

友諒稍遠。若先擊友諒、則士誠必乘我後、此亦一計、然不知友諒剽而輕、士誠狡而懦、友諒之志驕、士誠之器小、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圖、故友諒鄱陽之役、與戰宜速、吾知士誠必不能越姑蘇一步以爲之援也、向若先攻士誠、則姑蘇之城。并力堅守。友諒必空國而來、我將撤姑蘇之師以禦之、則疲于應敵、事有難爲、朕之所以取二寇者、固自有先後也。二寇既除。兵力有餘、鼓行中原。宜無不下。或勸朕盪平羣寇乃取元都、若等又欲直走元都。兼舉隴蜀、皆未合朕意。朕所以命卿等先取山東、次及河洛者、先聲既震、幽薊自傾、且朕親駐大梁。止潼關之兵者。知張思

道李思齊王保保皆百戰之餘未肯遽降急之非北走元都則西走隴蜀并力一隅未易定也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元衆騰落不戰而奔然後西征張李二人望絶勢窮不勞而克惟王保保猶力戰以拒朕師向使若等未平元都而先與之角力彼人望未絶困獸猶鬬聲勢相聞勝負未可知也事勢與友諒士誠又正相反至于閩廣傳檄而定區區巴蜀恃其險遠此特餘事耳若等可以少解甲胄之勞矣於是達等皆頓首謝○設壇親祭戰沒功臣并及軍士且撫養其父母子孫俾食其祿羣臣莫不感動○上朝罷退坐東閣召諸武臣問之曰爾等退朝之暇所務者何

事所接者何人亦嘗親近儒生乎性在戰陣之間提兵禦敵以勇敢爲先以戰鬬爲能以必勝爲功今閒居無事勇力無所施當與儒生講求古之名將成功立業之故事君有道持身有禮謙恭不伐能保全其功名者何人驕淫奢侈暴橫不法不能保全終始者何人嘗以此爲鑒戒擇其善者而從之則可與古之名將並矣○戶部言陝西察罕腦兒之地有大小鹽池請設鹽課提舉司撈鹽夫百餘人蠲免雜役專事煎辦行鹽之地東至慶陽南至鳳翔漢中西並平涼北至靈州募商人入粟中鹽粟不足則以金銀布帛馬驢牛羊之類驗值準之如此則軍儲不乏民獲其

精微字○太明志書成○建奉先殿於乾清宮左自太廟一歲五享之外每日焚香朔望薦新節序及生辰皆於此祭祀用常饌行家人禮○命京都府州縣及里社皆設壇祭無祀鬼神

辛亥 洪武四年

正月左丞相李善長乞致仕許之賜臨濠田若干頃佃戶一千五百戶守墳人戶一百五十戶儀仗戶二十家仍詔善長董建中都宮殿○詔給賜公侯徐達等臨濠田地佃戶守墳人戶儀仗戶各有差○賜誠意伯劉基歸老鄉里○僞夏明昇尚據巴蜀 上乃祀告于上下神祇命諸將

將士已有賞。然猶以其寒加給衣襖。云體恤之心。周如此。

分道伐之。湯和為征西將軍。同楊璟。廖永忠。周德興。曹良臣等。率京衛。荊湘。舟師。由瞿塘。趨重慶。傅友德為征虜前將軍。同顧時。陳德。汪興祖等。率河南。陝西步騎。由秦隴。趨成都。 上密諭傅友德曰。蜀人聞吾西伐。必悉其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若出其意外。直擣階文。門戶既隳。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患不勇耳。○上謂中書省臣曰。今日天寒。有甚於冬。京師尚爾。況北邊荒漠之地。氷厚雪深。吾守邊將士甚艱苦。爾中書其以府庫所儲布帛。製綿襖。加給薊朔寧夏等處將士。○御史臺進擬憲綱四十條。 上親加刪定。○中書省臣上天下府州縣官之數。○製玉圖記

壯安、鹵阜、太子、文曰大本堂記、一賜中宮文曰厚載之記、
二月、以刑部郎中劉惟謙爲尚書。○親策試進士吳伯宗
等及第出身有差、伯宗撫州金谿人。○上謂中書省臣曰、
今天下已定、致治之道、在於任賢。既設科取士、令各行省
連試三年。庶賢才多而官足任使也。自後則三年一舉。著
爲定例。○定文武官歲祿。○諭中書省考古先聖帝賢王
以及歷代帝王會主中原安人民者、皆春秋祭於陵寢。禮
部定議合祭帝三十五。

在河南者十、陳州祭伏羲、商高宗、孟津縣祭漢光武、洛陽縣祭漢明帝、章帝、鄭州祭周世宗、鞏縣祭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在山西者一、榮河縣祭商湯、在山東者一、須城縣祭唐堯、曲阜縣祭少昊、在北平者三、代縣祭

商中宗、濬縣祭顓頊、高辛、在湖廣者二、酃縣祭神農、寧遠縣祭虞舜、在浙江者一、會稽縣祭夏禹、宋孝宗、在陝西者十五、中部縣祭黃帝、咸陽縣祭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漢高帝、文帝、景帝、興平縣祭漢武帝、長安縣祭漢宣帝、三原縣祭唐高祖、醴泉縣祭唐太宗、蒲城縣祭唐憲宗、涇陽縣祭唐宣宗、

周德興率指揮胡海等、取蜀之龍伏隘、進奪瞿塘關、

○廣德侯華高卒、追封巢國公、塑像功臣廟、

閏二月命禮部議定內官品秩。

命大將軍徐達往北平操練軍馬、葺治城池。濟南、濟寧、青萊、徐州等衛悉聽節制。

命馮勝往陝西繕修城池。

命鄧愈往襄陽訓練軍馬、運糧餉以給軍士。

以刑部郎中劉維謙爲尚書

祠祀元御史大夫福壽

三月湯和等克蜀歸州，敗系植英蓉洞及草屋茅岡寨。○故元遼陽行省平章劉益籍其軍馬錢糧之數，并遼東州郡地圖，遣使奉表來降。　上嘉其誠，遣斷事官吳立持詔往諭，置遼東指揮使司，以益同知指揮事。○復命永嘉侯朱亮祖爲征虜右副將軍，率兵往助伐蜀。大命征進。

四月傅友德等進兵克蜀階州、文州。先是友德受命馳至陜，集諸道兵，揚言出金牛，而引兵趨陳倉，選精騎五千爲前鋒，攀緣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直抵階州，蜀守將丁

世珍拒戰、友德擊敗之、生擒其將雙刀王等、遂克階州、將至文州、蜀人斷白龍江橋、友德督兵修橋以渡、至五里關、世珍復集兵據險、都督汪興祖躍馬直前、中飛石死。友德怒、奮兵急攻、破之、世珍僅以數騎遁、遂拔文州。○楊璟等進攻夔州不利、先是蜀人自謂瞿塘天險、進平章莫仁壽守之、以鐵索橫斷關口、聞王師臨境、又遣偽丞相戴壽、平章鄒興、副樞飛天張、益兵固守、於鐵索外北倚羊角山、南倚南城寨、鑿兩岸壁、引纜為飛橋三、平以木板、置砲石以拒我師、璟遣指揮韋權帥兵出赤甲山、以逼夔州、指揮李紫出白鹽山、攻南城寨、璟與都督王簡出大溪口、進攻瞿

轉襲茶紺赤甲白鹽之師亦遂進歸州、湯和廖永忠等、亦以江水暴漲不能進、駐師大溪口○傅友德旣克階文、遂進白水江、蜀人望風驚遁、遂克綿州、至漢口、阻水不得渡、乃令軍中造戰艦百餘艘、艦成、將進兵漢州、欲以軍中消息達湯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水暴漲、乃以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漢日月、投漢江、順流而下、蜀守者見之、爲之解體、友德進逼漢州、僞守將向大亨悉兵迎戰、友德擊敗之、戴壽聞友德兵下漢江、乃分瞿塘兵與太尉吳友仁還援漢州、以保成都、旣至、友德下令諸將曰、彼勞困遠來、聞大亨兵敗、衆必洶洶、一戰可克也、乃親率師迎敵、壽兵大敗、遂

扳漢州擒其招討黃龍萬戶梁士達等壽與大亨奔成都友仁走古城友德追擊之擒殺二千餘人友仁自古城遁還保寧○詔免江西兩浙田租○時湯和等師駐大溪口欲候水平方進　上聞之乃詔和曰傅將軍率精銳月險深入克諸州今次于平川蜀無險可恃正當水陸並進使彼疲於奔命乎蜀之機正在今日若候水退然後進師豈不失機悞事朕前日所以語爾者獨不記憶乎何怯之甚也詔至廖永忠遂帥所部先次夔府鄒興等拒戰永忠分軍為前後陣前陣既接乃遣後軍兩翼傍出興兵大敗興卑復併兵攻之擒其元帥蔣興殺溺死者甚衆○以方

寇鄭濤爲濟南知府

初至官榜于通衢諭以上愛元元之意民有不平皆得詣府自言吏胥不得呵禁日引耆老端人訊以得失勝賢士爲師選補弟子員葺廟堂闢射圃日再視學親爲正句讀較社禮各立社學民墾廢田者闢三載乃稅丁產科徭均定等則凡有役使務約民便尤慎于庶獄月錄日省時永嘉侯朱亮祖舟師數百渡北征河涸舟膠亮祖師即趣五千夫浚河否則以軍法論充勸不忍勞民泣禱于天夜大雨數尺舟竟去

五月詔勸典禮俗○上與廷臣論刑罰御史中丞陳寧曰法重則人不輕犯吏察則下無遁情　上曰不然法重則刑濫吏察則政苛鉗制下民而犯者必衆鉤索下情而巧僞必滋夫壘石之岡勢非不峻而草木不茂金鋘之溪水非不清而魚鱉不生古人立法置刑以防惡衛善故唐虞

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不犯。秦有鑿顚抽脇之刑。參夷之誅。而囹圄成市。天下怨叛。所謂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今施重刑而又委之惡吏。則民無所措手足矣。朕聞帝王平刑緩獄。而天下服從。未聞用商韓之法。可致堯舜之治也。寧慚而退。

六月永忠至瞿塘關。山峻水急。鐵索飛橋橫據關口。舟不得進。乃密遣壯士數百人。舁小舟踰山渡關。以出其上流。人持糗糧帶水筒。以禦飢渴。蜀山多草木。令軍士皆衣青蓑衣。魚貫出崖石間。蜀人不之覺也。度其已至。乃率精銳出墨葉渡。分爲兩道。夜以一軍攻其陸寨。一軍攻其水寨。

乘夜鼓噪士皆以鐵裹船頭置火器而前蜀人盡銳來攻永忠已破其陸寨矣既而將士舁舟出江者一時俱發上流揚旗鼓噪而下蜀人出不意大駭下流之師亦擁舟前進發火砲火筒夾攻大破之其將鄒興中火箭死遂焚其三橋斷其橫江鐵索擒偽同僉蔣達等八十餘人斬首千餘級溺死者無算飛天張鐵頭張等皆遁去永忠入夔府明日湯和兵亦至永忠乃與和分道並進和率步騎永忠率舟師約會于重慶永忠師行沿江州縣望風奔附乘勝抵重慶次銅鑼峽明昇君臣大懼其右丞劉仁勸昇奔成都昇母彭氏泣曰事勢如此縱往成都不過延命旦夕何

此婦亦大了了

前臣和英公成功爲最

益仁曰然則奈何彭氏曰大軍入蜀勢如破竹今城中軍民雖數萬皆膽破心碎豈能効力若畢之拒戰所傷必多終亦不免也不如早降以免生靈於鋒鏑昇遂遣使詣永忠納欵永忠以湯和未至辭不受後數日湯和至重慶命永忠以兵至朝天門外明昇面縛銜璧與母彭氏及羣臣奉表詣軍門降和受璧永忠解縛承制慰撫下令將士不得侵掠送明昇赴京師

七月傅友德克成都先是友德進兵圍成都戴壽向大亨拒戰以象載甲士列于陣前友德命以毒矢火器衝之象中矢却走自蹂死者甚衆友德亦中流矢會湯和遣人報

重慶之捷及撫諭戴壽向大亨等家令其子弟持書往成都招諭壽等遂無鬭志舉城降成都平友德分兵會朱亮祖徇未下州縣崇慶僞知州尹善清拒戰擊斬之進克保寧執吳友仁蜀地悉平得蜀金寶玉册銀印五十八銅印六百四十路府七元帥府八宣慰宣撫司二十五州三十七縣六十七（）以李守道詹同爲吏部尚書諭之曰吏部者衡鑑之司鑑明則物之妍媸無所遁衡平則物之輕重得其當蓋政事之得失在庶官任官之賢否由吏部任得其人則政理民安任非其人則瘝官曠職卿等居持衡秉鑑之任宜公平以辨別賢否無但碌碌取充位而已也（）

上謂詹同曰論事當覽往古卿儒者宜知古帝王為治之道同對曰帝王之治無過于唐虞三代　上曰三代而上治本于心三代而下治由乎法本于心者道德仁義其用無窮由乎法者權謀術數其用易敗為治者進乎道德仁義必入于權謀術數擇術不可不慎也○尚書詹同陶凱及協律郎冷謙等制宴樂九奏樂章成其曲一曰本太初二曰仰天明三曰民初生四曰品物亨五曰御六龍六曰泰階平七曰君德成八曰聖道成九曰樂清寧先是　上厭前代樂章率用諛詞或鄙陋不雅乃命凱等更制其詞至是　上之命協音律者歌之謂侍臣曰禮以導敬樂以

益親淫褻不和。何以爲治。元時古樂俱廢。惟淫詞艷曲。更唱迭和。又使胡虜之聲。與正音相雜。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祇。飾爲舞隊。諧戲殿庭。殊非所以導中和。崇治體也。今所製樂章。頗協音律。有和平廣大之意。自今一切諧謔淫蕩之樂。悉屏去之。

冷謙。字啓敬。杭州人。精音律。善瑟。工畫。元末黃冠隱吳山。飄然塵外。國初召爲太常協律郎。郊廟樂章。多所裁定。謙常受仙術。有友貧不能自存。求濟。謙曰。吾指汝一所往焉。愼勿多取。過分。乃于壁間畫一門。一鶴守之。令其人敲門。門忽自開。入其室。金寶充牣。蓋朝廷內帑也。其人恣取以出。而遺其引。他日庫失金。守庫吏得引以聞。執其人訊之。詞及謙。因併逮謙。謙索少水救渴。逮者以瓶汲水與之。謙且飲且以足插入瓶中。其身漸隱。逮者驚曰。汝無然。吾輩皆坐死矣。謙曰。無害。汝但以瓶至御前。上問之。輒于瓶中應。如響。上曰。汝出見朕。朕不

天地之大何所不有

殺汝。誤對臣有罪不敢出、上怒擊其瓶碎之片片皆應、然不知所在、自是不復見、務擻四方物色之、竟不能得、所載冷啓敬事、與漢左慈絶類、似涉誕幻、然觀劉伯溫嘗爲啓敬賦、吳山泉石歌、張三丰題其所繪蓬萊仙奕圖、則其人固有仙風道骨、且事蹟散見于震澤長語、雙槐歲抄、皇明題要、諸書、紀載頗詳、則其事固不可誣無也、

立徐王廟于宿州。王姓馬、高皇后父也、后正位宮闈。乃追封爲王、母鄭氏爲徐王夫人、以無他繼嗣、因立廟于太廟之東、歲時致祭、既而上以稽典禮、古無其義、于是乃命有司即王所居州鄉、立廟。設祠祭器、每歲春秋奉祭

○置定遼都衛指揮使司、以馬雲、葉旺、爲都指揮使、先是遼陽劉益既來降、授官未幾、故元平章洪保保、馬彥翬、共

可與耿長興吳江陰

誅殺益其右丞張良佐左丞房暠擒彥暈殺之保保走故元將吶哈出營遼東之衆因推良佐等權衛事良佐遣使械送殺益逆黨平章八丹知院僧兒等至京且言本衛地方遼遠僻處海隅肘腋之間皆爲敵境乞留朝廷所遣斷事吳立鎮撫軍民　上以立與良佐暠俱爲遼東指揮旣而本衛復奏言吶哈出據金山擾邊爲患乞益兵爲備及遣黃儔以書諭吶哈出被拘不還于是大爲保固疆圉之計乃置都衛以雲與旺爲都指揮總轄遼東諸衛軍馬鎮禦時遼東反側尚多雲等由登萊渡海頓兵金州招降故元參政葉廷秀攻走平章高家奴遂進至遼東完城繕兵

嚴設守備一方遂安○存心錄成 上覽之謂諸儒臣曰朕閱歷代賢君事神祇肅故休徵類應及乎衰世之君違天慢神感召災譴朕為是懼每於臨祭必誠必敬故命卿等編此欲示鑒戒夫水可以鑒形古可以鑒今是編所載豈惟行之於今將俾子孫以為法宗○初保寧有韓氏女年十七避亂偽為男子服混處民間既而被虜居兵伍中七年人莫知其為女子後從玉珍兵掠雲南還遇其叔贖之歸成都人稱為韓貞女○占城國王阿荅阿者遣其臣荅班爪十農來朝奉表言曰大明皇帝撫有四海如天地覆載日月照臨阿荅阿者欲蒙以金印封為國王感戴倍萬

惟是數遭侵擾疆域殺掠吏民伏願垂慈賜以兵器樂人俾安南知我占城乃聲教所被之地庶不敢欺凌　上覽其意及答班爪十農陛辭命中書省移咨其國王云占城安南卽皆臣事朝廷同奉正朔而乃擅自構兵旣失事上之禮又失交鄰之道已咨安南卽日罷兵爾國所請兵器朝廷若以與爾則是助爾相攻甚非撫安之義又所請樂人語音有華夷之異難以發遣若爾國有能習中國華言可教以音律者擇數人赴京習之幷諭福建行省占城海舶貨物皆免征以示懷柔之意○司業宋濂坐考祭禮遲緩謫知安遠縣

細觀所請二事中者發端如此謬戾甚矣

因事直諫古大臣也

八月改制形寶金牌付中書省與大都督府各收掌之凡有詔總令調軍省府各出所藏金牌入內請寶如大都督府先奉旨亦如之其有不行約會者以奸臣論○遣佛菻國故民捏古倫持詔往諭其國俾知大明平定四海之意○是月復開科鄉試○上手書問劉基以天象事基條答上言以為雪霜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上以其書付史館或有言殺運三十年未除者基曰若使我當國掃除俗弊一二年後寬政可復也

校殺運直至永樂靖難後始除

南番暹羅國王參烈昭毘牙渤泥國王馬謨沙三佛齊國

丟思嗎禮八剌卡各遣使臣奉金葉表文來朝貢○日本
國王良懷遣使朝貢○守禦北平華雲龍統兵至雲州襲
知故元平章僧家奴營于牙頭夜分精兵襲之突入其營
擒僧家奴盡俘其士衆駝馬復至上都大石崖攻克劉學
士等寨擊敗驢兒國公於高州武平虜衆悉北奔又遣指
揮孫恭等領官軍卩北招諭故元惠王伯伯都不花儲王伯
顏不花宗王伯帖木兒太尉蠻子樂升部下將士悉降獲
金寶二金印一金字圓牌九銀字圓牌二皆送京師　上
喜賜伯都不花等第宅幃幔什器衣服有差○明升及其
官屬至京朝見制赦其罪封昇爲歸義矦賜居第京師

上親製平西蜀文以紀傅廖二將之功

草木子記後以海舟載明昇同歸德侯陳理往高麗飄飄然人于海矣述遗云洪武五年正月徙理昇于高麗

九月　上觀大學衍義至晁錯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其德秀釋之曰人君不窮兵黷武則能生之而不傷顧謂侍臣曰晁錯之言所該者廣真氏之言所見者切古人云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朕嘗思爲君惟民所重者民刑濫刑者陷人于無辜黷兵者驅人于死地有國者當深戒也

十月　上諭中書省臣曰祥瑞災異皆上天垂象然人之常情聞禎祥則有驕心聞災異則有懼心朕常命天下勿

來然或災異，即時報聞，尚慮臣庶罔體朕心，若災異
匿而不舉，或舉而不實，使朕失致謹天戒之意，中書其行
天下，遇有災變，即以實上聞。○平蜀諸將班師還京，論功
賞傅友德、廖永忠，各白金二百五十兩，彩段二十表裏，餘
將士各有差，以楊璟無功，不賞，又詔汪興祖以有過從征
沒于王事，仍授以原封侯爵，賜鐵券，子孫世襲。
十一月冬至，祀天於圜丘。　上御奉天殿，百官行慶成禮。
○命自今官吏犯贓罪者無貸，元末仕進者，各賂遺權要
邀置官爵，下至州縣簿書小吏，非納賂者不獲進。　上深
知其弊，嘗曰，此弊不革，欲成善治，終不可得，故有是令。

按宋刻暴賊吏之誅，天下遂治，後稍弛，而張清、郭餘慶輩，以贓敗者貸杖脊遠配，故終宋世，多廉隅節。至元而漫無忌憚，無救其亂亡也。我祖深懲此弊，故於贓無貸之令，尋製大誥三編，申戒不已，豈非萬世聖子神孫所當遵行，而大小臣工永為警懼者與。

上御武樓，指揮郭英等侍側。上謂英等曰：朕嘗思保天下，汝等能思保身家乎。英曰：臣性至愚，亦嘗念及此。上曰：朕命軍士往臨濠造宮殿，汝等又役之為私室，是保身家之道與。英等駭愕請罪。上曰：朕每思所以保汝輩之道，汝輩乃不思保其身，誠愚也。昔朕皇考嘗言，凡人守分植財，如置田穫積，歲有常入，用之無窮。若悖理得財，如食有毒之饌，利雖博，有喪身亡命之憂。今汝等有勛勞于國

朕賜誥敕爵祿是即恒產能守而勿失子孫永賴不然將無後憂乎。

十二月漢中府知府費震有罪逮至京詔釋之

初震在漢中多善政值大軍平蜀之後陝西旱饑漢中尤甚郡民多聚爲盜莫能禁戢是時府倉儲粟十餘萬石震即日發倉令民受粟自是懷竊之盜與鄰境之民來歸者令爲保伍驗丁給之糧以全活者甚衆至秋大熟民悉以粟還倉上聞而嘉之至是以他事被逮

上曰震良吏也釋之以爲收民者勸初爲吉水州知州亦以寬惠愛民有善政

後累官至戶部尚書

皇明從信錄卷五

皇明從信錄卷六

東莞　陳　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壬子　洪武五年

正月元遺孽梁王把匝剌瓦爾密，竊據雲南，恃遠弗臣，遣翰林待制王禕，行參政吳雲，持詔往招諭之。○戍遼東，命靖海侯吳禎總舟師由登萊轉運以餉之。○復召用薛顯，上給賜鐵券，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永城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襲。○議征沙漠，上謂諸將曰，今天下一家，尚有三事未了，一，歷代傳國璽在胡未獲，其一，統兵王保保未擒，其三，前元太子不聞音問，今遣汝

參議遂征甚於是令大將軍徐達總中道兵湯和等副之出太同趨河林、宋國公馮勝為征西將軍、傅友德陳德為副總西道兵出臨洮攻甘肅、曹國公李文忠為征虜前將軍、顧時韓政曹良臣為副、領東道兵出甘平攻上都、每路兵十餘萬、共四十萬○徐達等兵入沙漠、粮運不繼師疲而還○馮勝等擊元岐王兵于別力篤山、敗之斬首數千級西取甘州趨西凉、敗元將失剌罕至永昌、又敗元將朶兒只巴於虎剌罕只獲羊馬駝共十餘萬、進扳肅州、元平章不花戰死、降太尉鎖納兒等、獲馬萬匹、至爪沙州、敗其守將、獲羊馬二萬、取亦集乃路、敗俞寶丘勝等、分布戍守。

阨塞關塞而還。○李文忠等兵擣應昌進可溫河至哈剌莽來虜連逝去文忠曰兵貴神速千里襲人難多重負乃留韓政駐輜重于臚駒河令士卒各持二十日糧兼程並進至土剌河元將哈剌張蠻子列騎以待文忠督兵與戰馬中流矢下馬持短兵接戰部將李榮以所乘馬授之文忠得馬氣益厲遂力戰虜却追至騁海虜來益衆文忠據險為營示以單弱虜疑有伏遁去軍還失故道乏水渴死者衆文忠患之至哥今麻思出野尋水脈忽所乘馬以足跑地泉隨涌出三軍賴之乃為文殺牲以祭顧時與文忠分道入沙漠迷失道糧且盡遇胡兵士卒疲乏不能戰時

有程以自課則不荒其心而事[illegible]之緐矣

番騎獨引麾下數百人躍馬大呼。衝擊胡兵。敗走之。遂掠其輜重羊馬還。士卒復大振。曹良臣至阿魯渾河。孤軍深入。與虜戰沒。事聞。上痛悼之。追封安國公。塑像祭于功臣廟。○遣楊載詔諭琉球。○命禁下第舉人撽拾玉司。

二月　上諭羣臣曰。凡居官者。任雖不同。皆當盡職。昔范仲淹居官。計日所爲。必與日稱。或有不及。次日補之。君子盡心于國如此。朝廷豈有廢事。天下安得不治。元之將亡。內外諸臣。惟日飫肥甘。不修職事。生民疾苦。漠若不聞。紀綱廢而人心日離。遂致土崩。朕每夜側席。未明視朝。常恐廢怠。民失所依。卿等當體朕懷。以修廢職。○戶部言四川

此法宜著實行

產巴茶凡四百七十七處茶戶三百一十五宜依定制每茶十株官取其一歲計得茶萬九千二百八十斤令有司貯候西番易馬從之

三月給僧道度牒令僧道錄司造周知冊頒行天下寺觀凡遇僧道即與對冊其父兄籍告度日月如有不同即為僞僧○夏辰州一十八洞及九溪九度水米坪散毛祐溪等洞蠻夷作亂命衛國公鄧愈為征南將軍楊璟為副率兵討平之凡克四十八洞

有汪諸蠻作亂討平之至是復命良率寶慶衛指揮胡海等處銅鼓五開潭溪曹滴騰浪篤莫洪州古州等處蠻誅

[illegible]其餘黨俱復業凡平崗寨三百餘所皆編戶附籍輸租奉法地方遂寧○元泰和州學正劉于卒

于字元恭吉安永豐人至正間授泰和學正曰中原亂將作吾死不見李矣謝官道去會上即位屢召至輒以疾辭上重之賜衣冠放還山初余闕甚奇其人曾爲闕其嗜義如飢渴及是卒宋濂銘其墓

觀其氣韻之雅可以知其人

命禮部重定官民相見禮

王政之先務

五月詔境內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志行卓異者里指實白有司有司上監察御史按察司覈實聞奏表門閭如制

○定官民服色冠帶室宇鞍馬品式○詔天下郡縣立孤老院民不能自生者許入院贍養月給米三斗薪三十斤冬夏布一匹小口給三之二已改爲養濟院○詔有司舉

本以養其民布今漸爲惰民之亂奸民之

行鄉飲酒禮○徐達兵至嶺北與虜戰敗績○夏至祭地于方丘

六月何容縣民獻嘉瓜二同蔕而生禮部尚書陶凱奏曰禎祥實由聖德上曰朕涼德不敢當之且艸木之祥生于其土亦惟其土之人應之於朕何與若甚天地間時和歲豐乃王者之禎也○命禮部議宮官女職之制○作鐵榜申戒公侯○命工部造紅牌鐫戒諭懸于宮中○定宦官禁令

七月琉球國瑣里國各遣使朝貢○湯和等兵至斷頭山遇虜與戰不利指揮章存道死之

八月河南民獻白兎命放之野

九月周德興等討婺鳳安田等州諸洞蠻悉平之○征西將軍馮勝自甘肅班師至京○上念驛傳繁難諭中書省必以丁粮富庶者充役并軍國重差不許給驛

十月詔免應天太平寧國鎮江廣德今年秋粮

十一月征南將軍鄧愈楊璟等班師還京○靖海侯吳禎還京師先是禎督餉定遼盡收遼東未附之地至是還上曰海内悉歸版圖固可喜亦可懼禎曰陛下威德加於四海復何憂 上曰君天下者在德不在地今之天下即元之天下地非不廣而元主荒淫國祚隨滅可不懼乎禎

對曰聖慮深遠臣愚不及此○賞征甘肅京衛軍士一萬四百三十五人白金四萬四千兩將官匿所獲馬騾牛羊者不賞 上因諭之曰為將者不私其身況於物乎昔漢祭遵為將憂國奉公宋曹彬平南唐所載惟圖書汝等能法古人則令名無窮今之不賞汝等當自省之諸將皆叩頭謝罪而退

十二月禮部尚書陶凱言唐漢宋皆有會要紀載時政以資稽考今起居注紀言紀事及奏事簿籍紀載時政可以法當時訓後世者宜依會要編類成書使議事者有所稽考從之

天官要其久而后定者將若何

按漢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唐韓愈順宗實錄宋李燾長編當時即稱爲天下非但會要而已惟元之十三朝實錄從之不宜我明鄭極方發其所藏以修元史彼其以夷亂華固無足述而聖朝至公小善不沒向使其爲明君良臣而繼後者猶存忌刻寧不爲誣揑也哉此弘治間大學士丘濬應文于此必請依洪武事則欲勒成一書以頒行天下也

遣使與元幼主書曰朕觀前代獲亡國子孫必獻俘廟社誇示中國其有陽示優待者不久即殺君家待宋幼主至削髮爲僧終不免於一死朕則不然君之子至京今已三年優待有加君宜遣使取歸朕本布衣生長君朝混于民間豈有志于今日自辛卯盜起汝潁蘄黃間君家天運已去人心已離四海土崩民罹荼毒朕始議與師保身

盛德千古無兩

救民。一時僭稱名號者。盡爲俘虜。君之父子。亦不守宗祧。非逝沙漠。此天運非人力也。故特致書以達朕意。君宜察焉。○又與元臣劉仲德朱彥德二生書曰。朕觀二生。乃間氣所鍾。古今如二生者絕少。何也。至正之君。蒙塵而崩。幼主孤弱。大臣無不叛去。獨二生竭力守護。誠可嘉尚。今特遣使者諭爾君。令取其子買的里八剌歸。三生宜督之。毋教人絕父子之倫。爾君之宗祀不絕。二生之家族。亦可長保。如其不然。中國六軍出討。旌旗數百里。綿亘於陰山。二生若忠于君。自膏艸野。名垂千載。亦奇男子事也。或不能徇國。偷生苟免。將何面目與朕相見。惟熟慮之。

快舉

十二月內使奏增飼虎肉 上用養牛以供耕作養馬以供騎乘養虎欲以何用而費肉以飼之乎命以虎送光祿他禽獸悉縱之○以宋濂為太子贊善大夫先是濂坐失朝降編修改司業又坐考祭孔子禮遲慢謫安遠知縣未幾召為禮部主事遂擢是職○令有司考課必書農桑學校之績

直今日久不可廢矣

癸丑 洪武六年

正月守令來朝 上賜酒饌明日陛辭復諭以勉修厥德廣施惠政○置六科給事中掌叅駁糾劾之事○徵孔克表為翰林修撰

二者皆待

典

克表、溫州平陽人孔子五十五代孫

克淵以學爲行、淵元至正戊子進士、

黜丞相汪廣洋

○詔天下鄉貢舉人罷會試、開文華堂於禁中、命選舉人年少質美者肄業其中、河南解額內選張唯等四名、山東解額內選王璉等五名、并各省共十七名、 上召見便殿、親命題賦詩、稱旨、皆擢翰林院編修、命入堂中讀書、詔儒臣宋濂、桂彥良分教之、命光祿日給饌羞食、與 皇太子親王洪爲之主、唯等侍食左右、冬夏賜衣、時賜白金鞍馬、寵錫甚厚、又選歲均之秀入武英堂俾練習政事、蔣學、左徵、彭通、宋善、王惟吉等、皆拜給事中。○桂彥良爲太子正

以正心爲帝王之要道

子入侍大本堂 上嘗從容詰以治道彦良對曰道在正心心不正則好惡頗好惡頗則賞罰差賞罰差則太平未有期也是以君人者將忿慾是務去時 上懲元氏以寬縱失天下立法甚嚴臣民有犯必誅無輕貸者蓋即周禮所謂刑亂國用重典之意 上謂彦良曰法數行而數犯奈何對曰用德則逸用法則勞法以靖民則民勞而弗靖德以靖民則民靖於德矣它日彦良侍 上曰卿何官曰正字 上曰卿帝者師也又一日謂彦良曰江南大儒惟卿一人對曰臣不敢當宋濂劉基 上曰濂文人耳基峻隘不如卿也○令沿海軍衛添造多櫓快船命將領之以

良藥

聖祖深知彦良之賢相何合之晚用所

小人爲壑
己之媒
不訓詩詳
遠之所見
卓矣

民危須養
之以寬厲
得宜鎮之
以厚

昭鑒錄成

衛佞臣。○上謂儒臣詹同曰朕思聲色乃伐性之斧斤其爲害甚于鴆毒前代人君以此敗亡者不少苟不知遠之則小人乘間納其淫邪不爲迷惑者幾人況創業垂統之君爲子孫所承式尤不可以不謹同對曰陛下此言乃端本澄源之道誠萬世子孫之法也○二月改羣牧監爲太僕寺○陞蘇州知府魏觀爲四川行省參政 上以蘇州大郡難其代命觀復知蘇州觀深懲陳寧苛酷一以寬厚爲政明教化正風俗郡中翕然○會計在京官吏俸給武各衛軍士月糧月支米二十五萬五千六百六十石有奇○命宋濂等類編歷代藩王事跡名曰昭鑒錄以示諸王

察舉訪求之令屢下我 聖祖莫以賢才爲性命者

○詔暫停科舉令有司察舉賢才德行爲本文藝次之○

大軍出鴈門傅友德爲前鋒虜脫寒遁追獲故平章學羅帖木兒

四月命吏部訪求賢才於天下諭之曰世有賢才國之寳也古之聖王恒汲汲於求賢若高宗之於傅說文王之於呂尚二君者豈其智之不足也而遑遑於版築鼓刀之徒蓋賢才不備不足以爲治鴻鵠之能遠舉者爲其有羽翼也蛟龍之能騰躍者爲其有鱗鬣也人君之能致治者爲其有賢人而爲之輔也今山林之士豈無德行文藝之足稱者宜令有司采舉備禮遣送至京朕將任用之以圖至

治。○奪誠意伯劉基祿。先是基言温處之間有地曰談洋
僻險民多負販私鹽萃逋逃為梗宜設巡檢司蒞之基又
言郡縣豪猾吏宵治使其子璉奏上二事皆不先關白中
書時胡惟庸行丞相事恨之適有告遂豪猾吏惟庸乃使
刑部尚書吳雲林吏誣基善相地以談洋有王氣欲圖為
墓地民弗與則建立司之策以逐其家遂為成案以奏。
上下之有司惟庸請加重辟又欲逮子璉獄 上雖不聽
惟奪其祿而已基入朝謝恩居京師不敢歸○以臨江侯
陳德總諸軍出塞外敗虜兵于二盆擒偽副樞失剌罕等
七十餘人師還駐陝西秋節再出戰於察剌河敗其衆斬

首六百餘擒僞僉樞忻都等並斬四人○太僕寺丞梁埜倪帖木兒言黄河迤北寧夏所轄境内及四川西南至船城東北至灘相去八百里土田膏沃舟楫通行宜命重將鎮之俾招集流亡務農屯田什一取稅兼行中鹽之法可使軍民足食從之○命天下州郡繪山川險易圖以進○淮安侯華雲龍鎮守北平遣使言塞上諸關東自永平薊州密雲西至五灰嶺外隘口通一百二十一處相去約二千二百里其王平口至官坐嶺口關隘有九約去五百餘里俱緊擾衝要之地並宜設兵守之若紫荆關及蘆花山嶺尤爲要路宜設千戶所守禦之

五月祖訓錄成。其目十有三、曰箴戒、曰持守、曰嚴祭祀、曰謹出入、曰愼國政、曰禮儀、曰法律、曰內令、曰內官、曰職制、曰兵衛、曰營繕、曰供用。上自爲序、仍命宋濂序之。○以河南府學訓導開濟爲國子助教。○詔定公侯以下家廟禮儀、

七月以左丞胡惟庸爲右丞相、中書陳寧爲御史大夫。○眞臘國王忽見那遣使來朝貢。○命宋濂摭萃歷代奸臣之蹟、編爲辨奸錄、分賜太子諸王、

辨奸錄成

八月命詹同宋濂等集修大明日歷。○詔西番土番各族酋長舉故有官職者至京授職、賜印俾因俗爲治、以故元

攝帝師喃加巴藏卜爲熾盛佛寶國師分設烏思藏朶甘衛二都指揮使司自指揮宣慰招討等司及萬戶府千戶所凡三十三處以官其首長自是番僧有封爲灌頂國師及贊善王闡化王正覺大乘法王如來大寶法王者俱賜金章誥命領其人民間歲朝貢○翰林承旨詹同侍講學士樂韶鳳等上所制釋奠先師孔子樂章禮書牛諒復以所定禮儀進皆從之○丁丑遣御史大夫陳寧釋奠先師孔子于時胡惟庸劉基馮冕等不陪祭而受胙 上聞之曰基等學聖人之道而不陪祀使弗學者何以勸既不預祭不當享胙命停基冕俸各一月寧坐不舉亦停俸半月自

是不預祭者。不頒胙。○建歷代帝王廟于京師、

其制正殿五間、以爲五室、中一室居三皇、東一室居五帝、西一室居夏禹商湯周文王、又東一室居周武王漢武帝、唐太宗、又西一室、居漢高祖、唐高祖、宋太祖、元世祖、

遣使賫勑諭徐達等曰、卿等與朕平定天下、勛業已成、而瑣瑣殘胡、不能盡討、致連年出師、勞民擾衆、孰任其咎、昔田單攻狄、久之不下、問計於魯仲連、仲連曰、將軍在卽墨時、飲食起居、與士卒同、昔身先士卒、所以致勝、今將軍東有夏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馳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卿等皆起布衣、十旦至此、遂忘昔日之艱難、豈不如仲連之論乎、卿等宜[illegible]

其功以副朕懷。

九月賜臨濠造作軍士衣米。諭中書省臣曰。愛人者常體其心。愛人者毋惜其力。朕嘗親軍旅。備知疾苦。凡有興作未免資軍民之力。土木之功亦甚難集。朕進一膳。即思天下軍民之饑。服一衣。即思天下軍民之寒。臨濠造作之士。宜加給米五斗。衣一襲。庶不致饑寒也。○詔禁四六文辭。先是 上命儒臣擇唐宋名儒表箋可爲法者。遂以韓愈賀雨表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進。 上命中書省臣錄二表頒爲天下式。諭羣臣曰。唐虞三代典謨訓誥之辭。質直不華。誠可爲千萬世法。漢魏之間猶爲近古。晉宋間文

體日衰駢儷綺美而古法蕩然矣唐宋名儒輩出雖欲挽之而卒未能近時若詔誥章表之類仍蹈舊習朕嘗厭其彫琢殊異古體且使事實為浮文所蔽其自今凡誥諭臣下之辭務從簡古以革弊習爾中書省宜播告中外臣民凡表箋奏疏毋用四六對偶悉從典雅

國初凡在外司府州衛等衙門所進表箋皆令學官代之當時以聲音字樣犯嫌諱而被誅者甚多後來遂令翰林撰為定式如 聖節冬至正旦賀表之類每時惟書謄以進而已其他如謝除官謝頒賜表之類一切蕪去至今便之

詔翰林修撰孔克表御史中丞劉基秦府紀善林溫取經書注釋尊經時 上留心經籍以為經之不明傳注害之

[illegible]茲[illegible]害在乎辭繁而旨遠。乃詔克表等取群經要言彙爲若干類。以恒言釋之。使人皆得通其說而盡聖賢寄言意。又慮諸儒臣未達注釋之義。親製論語解二章以賜。俾取則而爲之。克表等承詔。釋四書五經以上。賜名曰群經類要。

天順目錄云、高廟看書議論英發。不襲故常。每非朱文公集註、嘗呼爲宋家迂闊老儒、因講論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辨曰夷狄禽獸也。無仁義禮智之道。孔子蓋謂中國雖無君長。人亦知有禮義。勝於夷狄之有君長者。宋儒乃謂中國之人、不如夷狄。豈不謬哉。又講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辨曰攻是攻賊之攻。已止也。孔子之意、蓋謂攻去異端。則邪說之害止。而正道可行焉。宋儒乃以攻爲專治之。而欲精之。爲害也甚。豈不謬哉。聖祖說經簡易明白如此。

定大明律

大和在君臣之間

鑄大和鐘成〇十月涼州虜爲邊患都指揮宋晟率兵討之追至亦集乃斬其渠帥也速兒擒斬部落甚衆又招降僞國公吳把都等萬八十人〇李文忠將兵出朔州擒元太尉伯顏不花〇命刑部尚書劉惟謙及宋濂等更定大明律先是 上念律令尚有輕重失宜命儒臣同刑官講唐律日寫二十條取進止可者從之其或輕重失中則親爲損益務求至當未幾律成

十一月吏部尚書詹同御史中丞劉基侍 上燕于乾清宮之便閣同醉而還史館時舉人黃綦在館校對日曆屬賦詩贈之少選奉御傳宣召同等赴右順門會 上遣[illegible]

步輦而至、同餘醒猶未解、上謂同曰、卿醉未醒耶、對曰、臣雖醉、猶能賦詩贈黃秀才、上曰、詩何在、對曰、在黃館中、上顧謂宋濂宜急取之、濂取以進、上笑謂濂曰、朕卽和同詩、卿等爲朕書之、濂書訖、乃以賜杲○潞州貢人參、上曰、朕聞人參得之甚艱、豈不勞民、今後不必進、如用、當遣人自取、因謂省臣、往年金華進香米、朕命止之遂于苑中種田數十畝、每耘耔刈穫之時、親往觀之、足以自適、及計所入、亦足供用、朕飲酒不多、太原進葡萄酒、自今亦令其勿進、國家以養民爲務、豈以口腹累人哉、嘗聞宋太祖家法、子孫不得于遠方取珍物、甚得貽謀之道也、

以發民命照起妙

十二月故元雲南梁王殺我使臣王禕吳雲等先是禕奉詔至雲南諭梁王君臣曰皇上聰明神聖隆啓大業作君萬邦皆天命人心之所歸惟爾僻在西南久阻聲教故遣使諭意令能祇若明命亟奉版圖歸職方則尺地一民安堵如故高爵厚祿身名俱全奈何欲以一隅爲中國抗哉不聽數日又諭曰朝廷以雲南百萬生聚不欲殲于鋒刃故命予遠來爾不聞元綱解紐諸雄割據天兵一下征悉膏鈇鉞惟爾元君北走以死擴廓帖木兒之屬或降或竄當是時先服者賞後者戮及宗嗣乃今自料勇悍强[illegible]孰愈陳張土地甲兵孰愈中國度德量義孰愈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固存。兢兢愈天命。天之所廢。誰能興之。不然、 皇上命壽濟龍驤百萬、會戰於昆池。爾如魚游釜中。其亡可待。梁君臣駭服、巳有降意。改館厚待。會故元太子自立沙漠。遣使脫脫徵粮雲南。且欲連兵拒我。脫脫規知梁王有二心。因以危言迫梁王殺我使。以固其意。褘知不免。謂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夕至矣。與副使吳雲俱被害。

按王子充有濟世之才。不獨文名而已。使柄政事業當有可觀。不幸厄于雲南。未獲展其志。君子惜之。

時崇尚釋老、徒衆日盛、 上惡其惑世蠹民。乃令郡縣止存寺觀一所。併其徒處之。女子非四十以上者。不得爲尼。著爲令。

樓在金川門獅子山

習兵于暇紓民之力無如屯練一策

甲寅洪武七年

正月春閱江樓成、上親爲之記。○上諭都督僉事

等曰、兵鎮北邊最重、今皆坐食民租、將不知教、兵不

猝欲用之、豈能濟事。況農夫百養戰士一、若徒疲民

供閒卒、非長策也。古人有以兵屯田者、無事則耕、有

戰、兵得所養而民力不勞、此長治久安之道、然必委

人厥不廢事。今命王簡往彰德、王誠往濟寧、李伯昇

定、統理軍政、凡鎮守屯田訓練之務、爾各專之。○定

國中所居、前殿曰承運、中曰圓殿、後曰存心、四城門

端禮、北曰廣智、東曰體仁、西曰遵儀、上曰使諸王

名思義斯足以藩屏帝室永膺多福矣

二月命有司修治闕里先師孔子廟宇祭器法服其田

荒蕪者悉蠲其稅仍設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訓其族

○廣西行省中書省左丞方國珍卒

三月以兵部尚書劉仁刑部主事鄭九成爲廣東行省

政陛辭　上諭以恩威兼濟之道仁等頓首受命○蘭

八里麻民郭買的反詔立賞格購捕之蘭州衛遣其呂

沙與其弟火石往招之郭買的不從著沙火石夜斬一

以歸衛以其事聞請賞之　上曰買的罪固當死然其

弟者告之不從執之而已乎自殺之有乖天倫若賞之

聖祖最因其歎以開之

所以令天下也、但以其所獲牛馬給之。○以呂熙為吏部尚書、

府在鳳凰山之陽、故以此名

四月　上巡幸中都、改中立府為鳳陽府、徙府治于新城

置錢為國家大本

○置錢冶凡一十三所、每所置大使副使各一員、

五月禮部尚書牛諒上進膳禮、奏云、古禮凡大祀齋者日宰犢牛為膳、以助精神、　上曰、太牢非常用、致齋三日、而供三犢、所費太侈。徒增傷物之心、何益事神之道、諒曰、周禮是古人所定、非過侈也、　上曰、周官之法、不行後世多矣、惟自奉者、乃欲法古、可哉。

識盡千古情弊、痛欲除誤

按李本黃禮擬圖序略曰、周禮語言繁蕪、事體瑣屑、叢皆功利之術、大失寬仁之體、後世其說者、遂以亂政

孫生乎劉宋而周室班爵祿之制已去其籍是漢儒寶
其書始出諸儒競排之不曰眞贋不經之書則曰六
六讖緯之書推劉歆鄭玄以為周公致太平之跡在朱子
獨除信之之或又謂周公晚年作此或未成以為宋儒
之書夫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孟子於書且然矣况周禮
乎要之不審盡信也我 聖祖以理斷之其眞卓冠千
古矣、

大明日曆

詹同宋濂等纂修大明日曆成凡一百卷又擇言行之大

皇明寶訓

者為皇明寶訓五卷○賜翰林承旨詹同致仕

按同徽之新安人、為元郴州學正遇亂、家黃州陳友諒
以為翰林學士承旨及王師下武昌因見 上授國子
博士歷遷學士承旨兼
吏部尚書至是命致仕、

六月立皇陵祠祭署以汪文為署令劉英為署丞專其祀
事二人、 上故里人也俾子孫世守之、

今有春汛秋汛兩防

七月西番獻葡萄酒却之○李文忠督兵攻大寧高州大石崖克之斬故元宗王朶朶失里擒承旨百家奴○八月師至豐州擒故官十二人部衆百餘人馬駝牛羊以萬計魯王敗走追斬之獲其妃蒙哥及其金印并斬其司徒荅倭海平章都知院忽都等○海上倭寇有警命靖海侯吳禎率沿海各衛兵出捕至琉球大洋獲倭寇人船俘送京師○鎮守北平淮安侯華雲龍有過人上書言之 上命都督何文輝代之雲龍回京卒葬以侯禮

九月成穆孫貴妃薨詔禮官翰林考定禮儀皆云父在爲母服期年若庶母則無服 上以爲禮近人情命諸儒臣

儒考諸書以報天下是。上親定制子為父母庶子為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為庶母皆齊衰杖期五服亦稍有升降。編輯成書使內外遵守名曰孝慈錄。上自序之。

上御武樓宋濂侍上咨訪天下術學之士濂對曰會稽郭傳雖寄跡釋氏誠一代奇才也。上頷之未幾復召濂曰郭傳之文卿可持至乎。濂以其文進。上覽之曰誠如卿言。既召見俾日侍左右以備顧問傳精白一心凡可以獻替者咸無隱情擢為翰林應奉歷起居注遷考功丞。○中書平章政事李思齊卒。○遣崇禮侯買的里八剌北還命官者咸禮表上花帖木兒送之辭行。上諭之曰爾本元

北斗弟杰前代多以爲縱虎遺患　聖祖斷然行之而不疑者眞以天命在我豈以背城與天下爭衡乎並優待古國有被而已哉

自嘗日强射託之乃是

君子孫國了就俘虜欲卽遣爾歸以爾年幼今旣長成故特遣歸見爾父母親戚以全骨肉之愛又諭二宦者此爾君之嗣不幸至此長途跋涉爾善視之因致書愛猷識理達臘諭以順天保祀之理使自裁審○先是上以祭祀燕宮宜用樂舞前導命翰林儒臣撰樂章以致敬愼鑒戒之意諭之曰古人詩歌辭曲皆寓諷諫之意後世樂章惟聞頌美無復古意夫嘗聞諷諫則使人惕然有警若頌美之辭使人聞之意怠而自恃之心生蓋自恃者日驕自警者日强朕意如此卿等今撰述毋有所避至是上所撰神降祥神覲醉酒色荒禽荒諸曲凡三十九章曰回鑾樂歌其

辭皆存規諫。其舞分爲八隊。隊皆八人。禮官圖其制以上。

命樂工肄習之。

十月皇長孫雄英生○封蘇帖木兒爲定王。

按安定與瓜沙赤斤蒙古曲先海等處古敦煌地西沙州爲要其州在玉門東肅三危北望蒲昌去哈密土魯番尚八百餘里至是王遣使貢鎧甲刀劍賜金綺四疋仍詔其酋長立爲四部各賜一印曰阿端阿真苦先帖里

命徙江南民十四萬以實鳳陽以李善長同列侯吳良周德興等監督之命官給牛種開墾荒田永爲已業

十一月甘露降于鍾山劉基作頌以獻

按洪武四年十月甘露降于鍾山五年十一月又降今年春仍降如初　帝德動天禎祥屢見。

詔曰。曩因天下大亂。死者不可勝紀。生者備歷艱辛。巳有年矣。朕起布衣。削羣雄。定禍亂。改元洪武。今紀七年。但才疎德薄。日夕慮上帝有責。思之再三。惟兵後苦狹者朕失撫養存恤。蓋軍士為朕開拓疆宇。奮不顧身。沒于戰場。屍不至家。魂無所依。父母年高。妻寡子幼。一旦成棄。至今不能存活。此朕之過也。民間經兵避難。父南子北。至今不能會聚。失奉養者有之。亦朕過也。興言及此。實可憫傷。今命天下有司各令具名。以聞。朕當會居存養使不失所

莊誦見詔。即大禹飢溺由己之心。即文王發政施仁之心。即一夫不獲時予之辜之心。歷考三代而降。人君仔[illegible]惠困窮。恤孤寡。築未有如我[illegible]者

官功臣庶子。誥曰古者爵有功。官有德。則爵分五等。其於世食祿者。必宗子承之。庶子則庶人也。朕於洪武三年定功行賞。法前王之制。今已數年。暇中秉鑑窺形貌。已蒼顏皓首矣。靜思曩者髮烏氣壯。當攀雄援據之秋。披堅胄晝提三尺之鋒鏃。帥大軍而四出。其野宿風餐。與諸功臣立命於白刃之秋。鏖戰于猛士般中。其患難之苦。朕備知之以此推恩由衷崇報之道。且朕有天下。諸子皆封王爵。立因方隅。惟功臣庶子。無所活者有之。所以朕爲諸臣庶子慮。恐後無依。故敕中書都府。皆爵以流官。倘後有能捍大患而禦奸仇。則功入世襲。不在流官數內。或內有不恭而怠事者。則律如襲者。上

國初知縣許上封事

諭中書省臣曰太陰犯軒轅占云大臣黜免爾中書宜告各省衛官知之凡公務有乖政體者宜速改以求自安

十二月御注道德經成。上以老子所謂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與聖人去甚去奢去泰之類有裨於養生治國之道特親注之○靖海侯吳禎奉旨往浙東收籍方氏台溫明三郡故兵三郡無賴挾私還怨蔓引平民富室瀕海大擾寧海知縣王士弘曰吾寧獲戾罪不可誣良民爲兵卽上封事辭甚懇切。上卽詔罷之三郡之民賴以安士弘潞州人擢南雄府通判卒于官三郡之民悲思之

○使刑部侍郎李治通事梁子名琉球市馬

乙卯洪武八年

正月各省郡縣入朝濟寧知府方克勤有善政錫宴饒寶

○洪武政記成學士宋濂以　上所行關於政要者編集成書○命中書省行天下郡縣訪窮民無告者月給以衣糧無所依者給以屋舍仍諭之曰天下一家民猶一體有不獲其所者當思所以安養之昔吾在民間目擊其苦鰥寡孤獨饑寒困踣之徒常自厭生恨不卽死如此者宛轉於溝壑可坐而待也吾亂離遇此心常惻然故躬提師旅掃清四海以同吾一家之安今代天理物已十餘年若天下之民有流離失所者非惟非朕之初志於代天之工亦

今日生齒繁衍何者不可雅歎即有飢已不能周及波及乎

不能盡也。爾等爲我輔相。當體朕懷。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也。

二月以外夷山川附祭于各省山川之次。○御製資治通

資治通訓

訓成書凡十四章。其一君道章。凡十有八事。其次臣道章。凡十有七事。及其次曰民用士用工用商用等。十一章。皆申戒士庶之意。詔刊行之。○命刑部尚書劉惟謙申明馬

申明馬政

政諭之曰。馬政國之所重。近命設太僕寺。俾畿甸之民養馬。恐所司牧養失宜或擾害養馬之民。皆當告戒之。昔漢初一馬値百金。天子不能及均駟。及武帝時。衆庶街巷有馬。阡陌成羣。遂能北伐彊胡威服戎狄。唐初纔得隋馬三

馬政今日廢弛極矣安得盡心之官修舉此職耶覽之浩嘆

千。及張萬福爲太僕。至七十餘萬。此非官得其人。馬政修舉故耶。爾其爲朕申明馬政。嚴督有司。盡心芻牧。務底蕃息。有不如令者。即罪之。

三月。命御史臺選國子生。分教北方。諭之曰。致治在乎善俗。善俗本乎教化。教化行。雖閭閻可使爲君子。教化廢。雖中材或墜爲小人。近北方喪亂之餘。人鮮知學。欲求多聞之士。甚不易得。今太學諸生中。年長學優者。卿宜選取。俾往北方各郡分教。庶使人知務學。人材可興。于是選國子生林伯雲等。三百六十六人。給廩食。賜衣服而遣之。

國初重太學如此

○時上以爲天下既已安輯。而化民善俗之道。猶有未備。乃下

今之法不行

洪武正韻

然以音韻于鈎治之實不厭再已

詔郡縣凡閭里皆啓塾立師守令以時程督之于是雖窮鄉僻壤莫不有學。臣建曰天生蒸民立之司牧推教與養二者爲急此事以觀自三代而降教養兼備有如我 聖祖者乎

詔造大明寶鈔時廢開錢局民間皆毀銅器輸官鼓鑄甚勞奸民復盜鑄 上以宋有交會法元時亦嘗造交鈔及中統至元寶鈔易于流轉可以去鼓鑄之害遂詔中書省造之○命有司立張巡許遠廟于歸德州歲時致祭○洪武正韻成 上以江左舊韻多失正音命學士樂韶鳳與諸廷臣以中原雅音校正之○申戒有司給由赴京必書農桑學校之績有不如制者罪之○德慶侯廖永忠坐僭

卒、

按功臣本傳曰、永忠以豪傑茂爽之才、虎視鷹揚之秋、濟之以計謀宏遠之略、而成此光大奇偉之勳、戡其[illegible]、友諒於鄱陽、禁士誠於吳會、服閩珍而擒友定、靖[illegible]、而縛胡丹、降王被囚於指顧之間、斬將搴旗、于蕭關之[illegible]、頃軼舜定價、豈直開闢之元勳、輕千古之名將、不足過也、永忠論功當封公、太祖謂其使所善儒生窺朕意、止封為侯、而終復獲譴以沒、豈其所以居功者、未盡善與、

四月、誠意伯劉基卒、初　上欲相胡惟庸、基謂不可、既而　上竟相之、基大感曰、其如蒼生何、因憂憤舊疾愈增、時惟（或以胡為心者、言明外嘗矣獨耶）庸潛畜奸謀、深惡基、乃遣醫來視疾、飲其藥二服、有物積腹中如卷石、不甚以白　上、　上亦未之省也、自是疾遂篤、　上御製文一通、遣使送基還家、僅一月而卒、年六十五、基

未卒前數日、以天文書授其子璉、使伺服闋即進之、且戒之曰、勿令後人習也、復謂次子仲景曰、胡惟庸必敗、我欲奏遺表無益也、日後　上必思我、待有問、當爲我奏其略以爲修德省刑、祈天永命、且爲政寬猛、當如循環耳、奇

聖主留意。基剛毅慷慨、有大志、毎遇天下安危、則義形於色、知無不言、毎遇急難、勇氣奮發、計畫立就、外人莫能測其機。　天威嚴重、惟基抗言直議、不以利害撓其中。上亦甚禮基、常稱爲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廷臣或有過失得譴者、基密爲救解而免、又以文章爲當代推稱云、所著有郁離子、覆瓿集、寫情集、犁眉公集。○時丞相

此時知帝
庸之奸而
發之者惟
劉靖因與
吳伯宗耳

胡惟庸專恣以禮部員外郎吳伯宗剛直不屈惡之坐事出之鳳陽伯宗上疏論時政因指斥吳惟庸罪狀不宜獨任以政恐滋久為國大患上覽其奏即召還○上幸中都次滁州遣官祭滁陽王廟

五月遣內史趙成往河州市馬

初上以西番產馬其所用泉貨與中國異自更錢幣馬至者少乃命成以羅綺綾帛并巴茶往市之仍命河州守將善撫循以通互市馬稍集率厚償之成又宣諭德意自是番酋感悅山後歸德等州西番諸部落皆以馬來售。

陝西按察僉事虞以文言寧夏按涉中見其民多居深山遷徙無常以避征役其膏腴水田皆灌莽彌望莫肯下山

開種。蓋因川力勞而又祇徵其稅以是不欲下山今若蠲其租賦寬其徭役使居平野以漸開墾則田益闢而民有恒産矣詔陝西行省遵行之

六月諭安南高麗占城等國三年一來朝貢若其王立則世見

七月禮部奏五祀之禮孟春祀司戶孟夏祀司竈季夏祀中霤孟秋祀司門孟冬祀司井制可

八月故元將王保保卒

按保保自定西之敗走和林愛猷識理達剌復任以事後從徙金山之北至是卒于哈剌那海之衙庭其妻毛氏自縊死蓋亦[illegible]之頑民云

九月詔改建大內宮殿勅有司務從簡素毋作奇巧臺
游觀之事以勞民靡財。
十月　上命皇太子諸王出游中都以講武事詔太子贊
善宋濂等從既行　上閱輿地志得豫梁古蹟命內臣馳
驛賜東宮令濂詢訪隨處言之　太子至池河得　上所
賜諭謂濂曰臨濠古蹟唯塗荊二山最著皆在鍾離縣西八
九十里間岡巒相屬淮水繞荊山之陰神禹鑿之水始流
二山間民免修阻之患昔人所謂觀河洛者思禹功眞亦
一大觀也十一月壬寅　太子過中都乃往游焉命濂作
記其諸古跡濂隨處進說甚有規益事畢遂還京師○命

長興侯耿炳文浚西安府涇陽縣洪渠堰、高陵等五縣、太

獲灌溉之利

十一月甘露降于圜丘青松之上時　上詣齋宮省視壇場親視甘露凝枝懸垂上下有若明珠命採而嘗之甘如飴詔羣臣從行者共採食之儒臣咸獻歌詩以頌德　上曰人之常情好祥惡妖然天道幽微莫測若恃祥而不戒祥未必皆吉覩妖而能懲妖未必皆凶蓋聞災而懼或象見休見瑞而喜或以致咎何則凡人懼則戒心常存喜則侈心易縱朕德不逮惟圖修省之不暇豈敢以此為已所致哉因著甘露論以示羣臣○發罪人於鳳陽工役遺種

此等人品古今有幾，失得聖祖不重之。

時下令各處人民，襍犯死罪者免死，工役終身；徒流者照年限工役；其官吏受贓及犯罪當罷職者，發鳳陽屯種；犯流罪者，鳳陽工役一年，然後屯種。

詔江陰侯吳良監鑄大鐘于鳳陽。○上欲命宋濂參中書大政，濂辭曰：臣無他長，惟文學是攻，今待罪禁林，恩莫大矣，臣誠不願居要樞。上愈厚之，每日令侍膳，詢訪舊章，講求治道。

十二月，故元太尉納哈出入寇遼東，都指揮馬雲、葉旺擊敗之，遁去。

時納哈出來寇，云旺偵知其將至，命蓋州衛指揮吳立等嚴兵城守，虜至，堅壁勿與戰，納哈出至，見城中有備，徙趨金州，城池未完，軍士寡少，指揮王寓督勵士卒，分守諸門，選精銳登城以禦之，納哈出裨將乃剌吾，自恃

驍勇者數百騎誘賊城上發箭中之被傷悶絶遂獲之虜勢大沮納哈出慮援至引兵退走不敢經蓋州乃由城南十里外從柞河遁歸葉旺覺之先整兵柞河自連雲島至窟駝寨十餘里沿河壘冰爲墻以水沃之經宿皆凝結隱然如城又釘板於沙中設陷馬穽於平地伏兵待之命老弱捲旗登兩山間谿以闞虜即豎旗令指揮周鶚等各率兵以俟虜兵見寂無人形抄過城南砲發伏兵四起兩山旌旗蔽空鼓譟震動矢石雨下虜驚倉皇北奔趨連雲島遇冰城馬不能前皆陷入穽中遂大潰馬雲復於城中出兵追擊至將軍山畢栗河斬獲虜人馬及凍死者甚衆旺等乘勝追至猪兒峪盡其士馬無筭納哈出僅以身免捷聞上遣使齎勅褒勞遼東諸將擢馬雲葉旺都督僉事

陝州民太獻天書斬之○召致仕禮部尚書陶凱爲國子監祭酒

丙辰洪武九年

正月遣官祭功臣于雞籠山廟以指揮僉事朱潛等百
十一人祔
二月定諸王公主歲供之數○太安州民於蒿里得玉冊
内有玉簡十六獻諸朝驗其刻乃宋真宗祀太山后土文
有多少事妙妙
上命仍瘞其地
三月詔免河南北平山西陝西浙江江西福建湖廣等省
安慶揚州徽州池州等郡今年稅糧○命中山侯湯和潁
川侯傅友德等帥師往延安備元遣臣伯顏帖木兒入寇
和等至延安伯顏帖木兒請和　上命諸將悉還獨留傅
友德屯兵以備之未幾伯顏帖木兒果犯邊友德設伏大

外國凡中及紈綺未有不違法珍重而所好反在磁鐵驗折之深良可向也

破之獲士馬輜重無算()李浩還自琉球國王察度遣弟泰期上表謝恩貢方物浩因言其國俗市易不貴紈綺但貴磁器鐵釜自是賜予及市馬多用是物○陞彭州知州

胡子祺爲延平知府

子祺初擢御史上書請都關中其略曰天下形勢之地可都者四河東地勢高厲控制西北堯嘗都之然其地苦寒江淮士卒不便汴梁襟帶河淮宋嘗都之然其地平曠無險可守洛陽周公嘗卜之周漢嘗遷之然嵩邙諸山非有殽函終南之固澀灞伊洛非有涇渭灞滻之雄故惟關中據百二山河之勝可用以建都莫若此者也上覽奏稱善尋陞廣西按察僉事子祺克奉憲奏之多平冤獄開元誘宄人祀尚在融州嚴谷中出而斫之收知彭州數元末兵荒野多暴骨成爲聚塋州有沿江諸堰築自秦時歷代皆用鐵石修築春夏水溢旋復衝夫子祺代以竹木民甚便之在延平多善政踰年以疾卒于官

聖不自聖
千古同符

鼎總臣罪在學行從行中人才世哉

上諭侍臣曰昔大禹以五聲聽治曰教我以道者擊鼓以義者擊鐘以事者擊鐸以憂者擊磬以獄者提鞀禹聖人也處已求言如此之切朕屢敕廷臣直言無諱至今少有啓沃朕心者侍臣對曰陛下無缺失可言者 上曰朕日總萬幾安能事事盡善所望左右盡忠補過如卿所言非朕所望也侍臣頓首謝○召岐寧衛經歷熊鼎還京師鼎行次中途西戎朶兒只班劫殺之

鼎臨川人陳友諒強之仕不從王師駐南昌召爲中書博上編集經史事類拜起居注凡郊廟祭官制法律及賜外夷言詔問皆與議歷陞山東按察副使既而爲晉王傅以不能弼元西大王出沒諭以岐寧兼西戎祖非奈歲論其雖降且叛之狀召還被害 上悼惜之立祠致祭

山西汾州平遠縣主簿成樂考績州上其考曰能恢辦商稅吏部以聞 上曰地之所產有數官之所取有制若曰恢辦是額外剝削主簿之職在佐理縣政撫安百姓豈以恢辦爲能州之考非是爾吏部其移文訊之

易言損下益上謂損損上益下謂益自非達于此者鮮不以損爲益矣夫商逐末稅之猶恐其過剝四民之中惟農最苦可以重歛爲哉

六月以宋濂爲學士承旨召其子璲爲中書舍人孫慎爲儀禮司序班濂艱於步選良馬賜之 上親作歌召羣臣咸和獨以示寵濂素寡飲嘗侍宴 上強之至三觴面如顏の赤い赭行不成步 上歡笑親御翰墨賦楚辭一章以賜仍命

侍臣咸賦辭學士歌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諾此

恭聞 御製文集語文有曰附藻雖博通古今借乎皇事無為每事奉制出之若使儉閱則有餘用之於稽循則甚有不足然方今儒者以文如卿者甚少朕念卿相從久矣特授卿翰林學士亦肯爾宜懋哉 聖諭如此蓋不以所長掩所短不以所短棄所長也

欽天監奏五星紊度、日月相薄下。詔求言。于是山東布政使吳印、海州學正曾秉正、監察御史孫化、刑部主事茹太素等，皆應詔上言 上擇其可行者施行之、

按吳印鍾山王僧也，有文學 上親選命蓄髮，拜官，經授方面。蓋之其所言多從、

時又有山西平遙訓導葉居升言三事。尤切直、

按居升字伯臣，浙之寧海人。嘗謂人曰今天下有三事，其二事易見，而為患小，其一事難見，而為患大，即為

明如先于
未可似臣
之探乎

書以上其畧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繁也今四方已平矣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寬大御之視誅殺人如滅螻蟻使民不獲安息欲以闗治難矣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旣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出聖衷致使治獄之吏務從深刻以趨上意深刻者多獲功平允者多得罪或以贓罪多寡爲殿最欲求治獄平允豈易得哉古之爲士者以登仕版爲榮以罷職不遂爲辱今之爲士者以混迹無聞爲福以受玷不錄爲幸以屯田工役爲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爲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捃摭務無遺逸有司敦迫上道如捕重囚比到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故所學或非其所用而所用或非所學洎乎居官一跌于法則必屯田工役之科所謂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夫國治於亂世之餘猶理絲于棼亂之後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愈結而不可理今病民之不安奸邪之不止者多緣令賞罰不僭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烏所致乎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禍能之根也所謂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秦疊吳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達事之王無事則易佚有事則爲僭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爲患[illegible]兒[illegible]

也書奏上怒其踈問我骨肉逮繫刑曹問狀病死獄中
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奏附馬都尉李祺父子孤恩失禮
欠失問候朝參、上宥之。
祺李韓公長子也尚皇長女臨安公主
八月丙申、躬祀歷代帝王、遣官祀歷代帝王陵寢、命百步之
內禁人樵牧、設陵戶一人守之、三年一遣使致祭。○改各
省中書省為承宣布政使司。○將征雲南命潁川侯傅友
德巡行川蜀、永寧雅播等處修治城池關梁、於是金筑普
定中峰乾溪等寨酋長皆相率來降。
九月中書省言福建參政魏鑑瞿莊笞死奸吏、上賜璽

誅猾情弊相關之處

書勞之曰、朕觀自古天下之治亂、在于君臣能馭不能馭爾。若君能馭臣以禮、臣能馭吏以法、則治。君不能馭臣、臣無以馭吏、則亂。或云胥吏下人、何預治亂。是大不然。吏詐則蠹政、政蠹則民病。朕嘗著令、凡吏卒違法、繩之以死。此令行之已久、奈何貪官動為下人所持、任其縱橫、莫敢誰何、以致民多受害。今丞相奏福建兩參政、寘奸吏於極刑、所謂惟仁人能惡人也。斯民庶幾有賴矣。故特往諭之、爾尚慎終如始、乃能其官。

閏九月、罷弘文館、

十月、清寧知府方克勤卒、

救克勤字去矜台州寧海縣城里人務居[illegible]隱遁書至正間嘗入夢屋言國家利害無所隱忌有司不敢取遂入山不出値我 明歷仕濟寧多善政暫縣知縣程貢以不職被笞誣奏克勤用苦倉盧草下御史揚道康容通乃貢之故人如其奏遂逮克勤至京師火于孝孺願以身死而克勤六年謫五十君子惜之

詔改建太廟從同堂異室之制國初立四親廟 德祖玄
皇帝廟居中 懿宗居東第一廟 熙宗居西第一廟[illegible]
淳宗居東第二廟至是始定此制前爲正殿後爲寢殿九
間以一間爲一室奉安各廟神主時享歲祫則設累朝
帝后衣冠於神座而祀之○吐蕃所部川藏邀阻烏思藏
使者掠其輜重命衛國公鄧愈爲征西將軍都督沐英爲
副將軍總兵往討之○宋濂行既有期 上眷念尤深曰

下方殊遐

辦不辨辯誰解既親値此義無容默被疵便而不言又從下石者何如人耶

鄉去何時復來見朕乎。姑徐徐行。由是朝夕左右者累日。時詔許言事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 上厭其迂衍怒欲罪之以問羣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誹謗罪當誅 上笞之而怒未解濂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爲上耳。烏可深罪乎。已而 上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詰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救火向非宋濂之言不幾誤罪言者邪。

十二月置寧夏諸衛

皇明從信錄卷六